

# 结束迫害 正义永存



【明慧网】“今天是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整整九年的日子。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点起蜡烛，尽管周围仍是长夜的黑暗，但是这点点烛光就是在昭示世人，光明与希望仍旧与我们同在。”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八日晚，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前的草地上，默默的点起盏盏烛火，用烛光守夜的形式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头目江泽民出于个人的妒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是第九个年头。法轮功学员在这九年之中，坚持“真、善、忍”的理念，和平理性的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真相。九年来，已核实姓名的就有三千一百六十八名学员被迫害致死；数十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遭受酷刑折磨；被曝光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更是令人发指……

许多人一直在问：为什么共产党要迫害法轮功？在烛光夜悼开幕词中有这样一段话：“是因为恐惧。它（中共）恐惧法轮功在七年时间吸引了一亿人修炼的感召力，恐惧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恐惧法轮功弟子对信仰的坚守。……面对如此残酷的迫害，既不退却，也不诉诸暴力，这种精神的力量让中共知道它靠谎言、暴力和恐惧拼凑的生存环境正在解体。

中共曾在一九九九年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九年过去了，国际社会看到的是，法轮功洪传八十多个国家，获得了三千多项褒奖，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四千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浪潮。中共在这场迫害中，在妄图摧毁人类道德基石的同时，最终却把自己推到了穷途末路。这些法轮大法修炼者用生命实践“真、善、忍”，维护正义与和平，把“真、善、忍”的美好深植于人们心中，为人类树立了一座光照千古的道德丰碑。◇

# 明慧週報

●上海版● 第121期 2008年7月29日

## 悼念我熟悉的同修们

◎ 郭居峰，德国



本文作者—郭居峰，现居德国。  
2002年6月在辽宁葫芦岛教养院绝食24天被释放后的照片。

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我要告诉人们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法轮大法在中国受到的迫害，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九年，它毁掉了无数人的生命以及他们幸福的家庭。

我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是一介书生，从小没吃多少苦，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时候，我开始体会另外一种人生，在北京的街头拾起别人扔下的盒饭，在室外多次露宿。

我被非法关押过四次。在大连教养院我第一次经历了电刑，当电棍放到我脖子上的时候，伴随着哒哒声响，我的全身痉挛，我闭上双眼拼命的挣扎着，突然间我闻到空气中皮肤烧焦的气味……

我庆幸我还活着，来到了自由的世界，拥有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可以为那些逝去的同修代言。迫害太残酷，短的篇幅无法记录，下面只收录了几例。

1、王秋霞（下图），女，四十八岁，辽宁省大连市人，个体经营者，二零零一年六月十日被辽宁省大连市教养院迫害致死。我们以前在一个炼功点，那时我经常去她家读书。她被非法关押的时候我曾去大连戒毒所看望过她，她向我描述警察用烟头烫法轮功学员面部的酷刑。在她被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的时候，我曾经给她和她的姐姐（残疾人）送去过冬的棉衣。

二零零一年六月九日，王秋霞在教养院三楼被工作人员包围，暴徒们用尽各种手段毒打、折磨，在长时间的迫害折磨下，王秋霞在神智不清时写下了“悔过书”。第二天，即六月十日早上，当她清醒的时候，马上去要回“悔过书”，却遭到暴徒们更恶毒的殴打，连续不断的毒打、折磨直至中午左右，王秋霞已奄奄一息，在被送医院的途中去世。到晚上九点左右教养院才通知家属，家属看到当时王的整个头脸肿大变形，整个身体成黑紫色，双腿肿大呈黑紫色。大连教养院对女法轮功学员迫害得非常严重，主要迫害方式有用棒子捅阴道、灌辣椒水、开水烫肢体等。（接下页）





## 悼念我熟悉的同修们 (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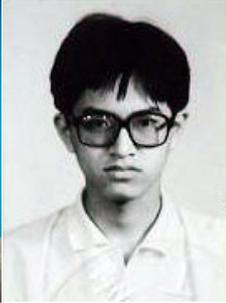
2、陈勇，男，三十四岁，辽宁省大连开发区大法弟子，于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日被迫害致死。陈勇善良、正直，周围邻居都很喜欢他，他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银行职员，处处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一九九五年至九八年

曾连续四年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他于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劳教三年，曾经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教养院和辽宁省关山子教养院，关山子教养院是省级教养院，是辽宁省所有普教最恐怖的地方，我们是在二零零一年八月一起从大连教养院被送到关山子教养院的，他曾经向我亲口描述了在大连教养院他受到老虎凳酷刑折磨的经历。他去世后家中只有一个八岁男孩。

3、潘兴福，男，三十一岁，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邮局干部。他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七台河监狱、牡丹江监狱，二零零五年一月含冤去世。妻子张力被非法判刑九年，现被非法关押于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潘兴福和我同岁，我们是在一九九九



陈勇



潘兴福

年以后认识的，他在当地是少有的优秀人才，小学跳了两级，十六岁的时候就上了华中理工大学的少年班，毕业后他在双鸭山市邮电系统工作，担任过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一九九八年他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全省只有五十名，双鸭山只有一个）。在同龄人中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工作业绩无人能及，技术过硬无人能比。

二零零二年潘兴福被非法判刑五年，送到七台河劳改队，后来被送牡丹江劳改队。他曾经向我描述他被迫干过的活有：喂猪、揉面、擦地板，真的让人心痛。二零零四年六月，他在走廊行走的时候突然晕倒，经检查是贫血，之后病情恶化，后来监狱怕承担责任把他送往双鸭山市传染病医院。在那里兴福妈妈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儿子，当时儿子已经被疾病折磨得脱了像，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骨瘦如柴，只有八十多斤，六十四岁的妈妈都能将他背起来。二零零五年一月末，兴福的身体突然恶化，不幸于三十一日含冤离世。第二天小城飘起了片片雪花，又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在中国发生了。潘兴福去世后，他的妻子正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家中剩下妈妈和 5 岁的儿子壮壮相依为命。◇

【明慧网】七月十六日上午，上海市普陀区大

## 普陀区恶警绑架迫害大法弟子应钰

法弟子应钰从家里出门上班，刚走到大楼门口，被片警李伟东拦住，居委会的人也在另一边，李伟东说：有一件事想跟你聊一下。应钰给家里人打了一个电话，就被李伟东劫持走了，于是再也没有回家过。

后来得知应钰当天晚上，被直接关进普陀区看守所。下午几名恶警来抄家，并没有抄到什么东西，后来把家里的 2 台电脑给劫走了，一台是应钰自己的，另一台是她父亲的，父亲并不修炼，只是退休后被单位聘用搞技术的，电脑里面有他许多技术资料。

当家里人问为什么绑架时，警察说：“你女儿竟敢给罗格写信，这个事情很严重。”显而易见，这次绑架完全是为了年初应钰母亲在大法弟子家看新唐人电视被绑架后，应钰给大纪元和新唐人写信转交罗格而来报复。

自九九年邪党非法镇压法轮功以来，应钰一家遭受严重迫害，应钰曾被非法劳教二年，二零零七年六月初她和妈妈去广州看她姐姐，火车到广州时，被当地恶警绑架，后押回上海，家里被抄，然后母女俩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达三个月。回来后，应钰工作没有着落，有时刚找到工作，普陀区六一零邪恶就打电话到那个单位，说她是炼法轮功的，你们当心点，吓得单位不敢要。这次总算有一个称心的工作，又被绑架。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十几位上海老年大法弟子在嘉定区一大法弟子家收看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

看了一个多小时后，当地恶警突然冲入房间，把十

七位老年大法弟子全部带走。许多人被非法关押了几个月后才放出来，而播放新唐人电视的一家三口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邪党恶人放风出来说，等奥运会结束后要处理他们。

当时应钰的妈妈也和其他老年人被抓，然后关入普陀区看守所，应钰愤而写信给新唐人和大纪元，转交给奥委会罗格，信中叙述了上海警察肆意践踏法律尊严，侵犯公民最基本人权，并以奥运为借口，无辜抓捕在家里看电视的母亲。应钰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后来新唐人几次打电话询问情况。当时上海邪党出于国际压力，马上释放了应钰的妈妈。但始终怀恨在心。现在上海邪党觉得开奥运会大局已定，就急于要报复。

人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邪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从来不从宪法、法律出发，法律只针对人民却不针对它自己，它想要抓人、什么时候抓都是根据当时自己的处境来决定，没有任何法律、原则、道义可谈。特别现在奥运即将召开，它不是把奥运变成团结更多民众的机会，而是成为进一步打击和迫害不同信仰团体、弱势群体的机会。

事实上，大法弟子从来没有反对在中国和平举办奥运，我们反对的是邪党利用奥运打击异己，把奥运政治化，使社会陷入进一步的动荡和不安。其实邪党为什么不想一想，你们这样做，不也使自己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吗？但邪党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再走回头路。◇